

中华全景百卷书

巨著系列

61

# 中国古代 小说名著

罗静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



Z228/337.7(1) Z228  
337.7(1)

1030/01

# 中华全景百卷书

图  
书  
光

巨著系列  
中国  
古代  
小说  
名著

罗静文

96

首都师范大学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 《中华全景百卷书》

##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上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绥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朱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绥祥

陆道中	武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时	空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昌	胡洁	胡振宇	郝旭	春晖
钟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冶	浦善新
唐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超	葛晨虹	鲁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军	郭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仲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自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 主旋律的音符

(总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 上篇 导读语

###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脉络

在我国光华耀灿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古典小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古代神话，先秦诸子寓言，汉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人传奇，宋人平话，一直到明清的白话小说，中国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古典小说以其广博精深的思想内涵、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卓越多样的艺术技巧和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长久地为中国人民所珍视，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丰富美丽的神话传说。神，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幻想出来的主宰一切的超自然的巨大力量的象征。神话传说就是人们为歌颂这种力量而编织的故事。它以幻想的形式来反映人世间的现实，表现了古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反映了古代人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如女娲补天、夸父逐

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共工触不周山、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与屈原的《天问》、《离骚》、《九歌》，以及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里的神话故事等。这些神话传说的内容十分丰富，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且已经有了作为后来小说因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它的一些题材和故事也常为后世小说吸取或据以生发改造。可以说，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形式，古代神话传说是后世小说的最初的渊源。

继上古神话传说之后，又产生了先秦寓言故事，这是人类由童年的蒙昧向文明时代迈进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又一种叙事文学艺术形式。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思想、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寓言故事的发展，在一些哲学、历史著作中含有不少优秀的寓言。寓言是讽喻性很强的小故事。它阐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揭示天道人道的奥秘，寓深刻的哲理于短小的故事之中，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和鲜明爱憎感情的流露。优秀的寓言故事艺术手法浪漫夸张，描写生动幽默，语言凝炼概括，内容蕴含着深刻的涵义和丰富的思想。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我们就可



以看到许多优秀的寓言故事，它们各具特色，异采纷呈。如《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揠苗助长”；《庄子》书中，“寓言十九”，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是“逍遥游”；《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历史散文《战国策》所记纵横家论辩中，也有不少寓言故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这些寓言故事虽然还不是小说，但它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艺术经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开创了虚构人物、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启发了后世小说的创作；有些寓言故事着意刻画人物、描述故事，已初具小说的规模；有些寓言故事成为小说题材的来源。

先秦两汉的史传著作，对小说的影响更为直接。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著作，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历史著作，所写的基本上是真人真事，不能算是小说。但是，它们在描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往往具有鲜明的叙事文学的特点。有些篇章由于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表达技巧也相当高明，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极其生动，甚至已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场面的描写，已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陈

涉世家》、《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等，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可以当成小说来读，可谓兼有二者之长，被称之为史传文学。史传文学中的优秀篇章，通过各种娓娓动听的故事，记载了悲壮激昂的历史事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总结出发人深思的历史规律，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对后世小说有很深远的影响。

汉代还出现了一批介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传，与小说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野史，即私家编撰的史书，它不同于史官所记的正史，往往有一些里巷传闻和神怪传说。诸如《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这些作品吸收了正史的记载和民间的神话传说的内容，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它们的语言通俗浅显，情节曲折，结构完整，人物刻画得比较生动，更接近于后代的小说。这类野史杂传对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对于后来的小说作者摆脱事实的局限而进入自由的创造，起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古代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杂记，为我国小说的产生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它们是中国小说的萌芽，也是中国小说浩瀚丰富的源头。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小说才有了初具规模的发展。当时大量的志怪、志人小说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小说已经进入了独立发展的阶段。但是,这一阶段的小说实际上仅仅具备了小说的雏型。它们还没有完全从历史与传说中摆脱出来,实际上是文人根据民间传说与前代的史籍杂记整理、记录、编写而成,称为笔记小说,包括志怪和志人小说。它们多以人物或鬼怪为中心,有较强的故事性,而描写却十分简单,既无环境描写,又无心理描写,结构上也十分单纯,犹如故事梗概之类,少则数百字,多则上千字。无论从内容或体制上看,它们还算不上是具备完整形态的小说创作。

所谓志怪小说就是记录神鬼怪异的小说。它是以怪诞、魔幻的形式反映现实,是在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出现与当时印度佛教的传入,与我国道教、方术的流行及全国上下迷恋于宗教迷信的社会风气有关,内容大多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事,且多有封建迷信说教,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广大人民借助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自己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反对压迫的呼声及追求理想的愿望。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但至今大多已经散佚。现存东晋干宝的

《搜神记》是比较完整的一部，代表着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面貌。其中的《干将莫邪》、《李寄斩蛇》、《韩凭夫妇》、《紫玉韩重》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均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这些优秀篇章，短小精粹，形象生动，开唐传奇和宋元明清文言小说之先河。它们的表现方法，如情节结构完整，富于戏剧性，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以诗作为人物抒情语言，等等，往往为后世小说家所借鉴。

所谓志人小说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专门采辑名士言行、轶闻遗事的小说，也称之为轶事小说。它是在杂传琐记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和当时社会清淡玄理、品评人物的风尚有密切关系，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它广泛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认识意义，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往往具有短小精悍，以小见大和以一目尽传精神的特点，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传奇”，即唐代

的文言短篇小说，名称出自晚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唐人传奇是作家有意识的小说创作，题材广泛，切近现实生活，作品大都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结构完整，文词华美，有比较完备的艺术形式。唐人传奇上承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采用了它的许多题材，也有吸取民间故事传说作为创作素材的。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它虽然仍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现实性增强了，艺术上也臻于成熟。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传奇创作的作家，促进了小说在艺术上的丰富和提高。

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社会政治安定，城市经济繁荣，“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各种文学样式兴旺发达，这些都促进了传奇创作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奇作品。初盛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数量很少，内容大多和六朝志怪小说相仿，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情节多变化，结构较完整，描写也渐趋细致。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王度《古镜记》；无名氏《补江总百猿传》及张鹭《游仙窟》。到了中唐，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鼎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出浓厚的市民

生活情调。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达到相当的高度。代表作品有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等。到了晚唐时期，传奇小说显出由盛而衰的趋势。尽管作品数量有增无减，但质量明显下降。小说中神怪气氛复盛，与现实生活疏远，艺术上，篇幅短小，文字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远不如前期作品。本期较有特色的是表现豪士侠客的作品，如袁郊《红线传》、杜光庭《虬髯客传》等。还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如牛僧孺《玄怪录》、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牋》等。总之，唐人传奇的繁荣形成了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所提出的反封建压迫，要求爱情自由的思想，反映了历代群众的要求，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它所描写的不少故事为后代小说、戏曲提供了素材。同时，传奇的情节、结构、形象塑造、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对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宋元两代，我国古代小说出现了新的重大变革，被称为“话本”的白话小说，取代了传奇而成为小说领域的主宰。宋元时期，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城市日益繁荣，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对文化娱

乐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各种民间伎艺空前活跃,其中“说话”艺术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也带来了话本的繁荣。宋元话本就是根据民间“说话”艺人的底本,经过文人整理、加工而成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是用当时的民间口语写成的白话小说,保存了民间“说话”艺术的体制与特点。宋元话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成熟和发展,是古典短篇小说的重要发展阶段。话本小说已开始从历史与传说中摆脱出来,转向直接描写现实人生,现实主义因素增强;主人公由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开始转变为普通的市井小民与世俗人物;流传范围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转向广大群众,从而使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宋元话本本来数量很多,大部分已散失,现存的话本可分为小说话本、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小说话本,又称短书,是在说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现今能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的《三言》中收集到的只有40余篇。小说话本内容丰富,故事大多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往往以市民为主角,有着鲜明的市民观点。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作品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记》、《志诚张主管》等;以讼狱断案为题材的作品有《错斩崔宁》、《宋四公大

闹禁魂张》等。讲史话本，是说话中讲史的底本，这种话本自元代开始叫做平话。平话是只说不夹吟唱的话本。现存的有《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等。说经话本，是说话中说经的底本，现仅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内容上，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扩大了小说反映生活的领域，标志着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成熟。在形式上，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讲唱文学的成果，确立了以白话为主体的小说，为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进入繁荣阶段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讲史话本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章回体作了酝酿和准备。章回体的主要特点是：分章标回，段落整齐，每回叙述一两个中心事件，每回都有高潮和波澜；韵散结合，在叙述中经常夹带一些诗词骈赋，用以描写、抒情或评议；每回格式固定，有对仗显豁的回目，以话说、且说、却说等套语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束。这种章回体形式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宋元话本还影响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相继产生了一大批出自文人之手的拟



话本，形成了短篇创作的繁荣局面；小说话本也为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素材，一些根据小说话本改编的戏曲流传至今。宋元话本对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的影响更为直接，明清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等的创作与宋元讲史话本、说经话本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总之，宋元话本开辟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纪元。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继古典短篇小说之后，长篇小说也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出现了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兰陵笑笑生、冯梦龙、凌蒙初等一大批著名小说家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巨著名篇。无论在体裁与题材、流派与风格、结构艺术与表现技巧等方面，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点，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史诗性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流传与发展，构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独特内容与传统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小说这种新的文学载体笔触细腻入微、超越时空局限的创作的特点，展示出广博而深刻的现实内容，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入物形象。

明朝初年，小说在前代传奇小说、话本的基础